

孔雀東南飛
畫集



潘絜茲畫

孔雀東南飛

華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

書號：21

孔雀東南飛畫集

作 者： 潘 絮 茲
出版者： 華東人民美術出版社
上海鉅鹿路775弄9號
發行者：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上海南京西路1號
印刷者： 大 業 印 刷 廠
上海福祿街210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02 號
一九五三年九月初版 1—4,000
定價人民幣 28,000 元

孔雀東南飛

——古詩爲焦仲卿妻作——

漢末建安中，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，爲仲卿母所遣，自誓不嫁。其

家逼之，乃投水而死。仲卿聞之，亦自縊于庭樹。時人傷之，爲詩云爾。

孔雀東南飛，五里一徘徊。

「十三能織素，十四學裁衣，十五彈箏篴，十六誦詩書。十七爲君婦，心中常苦悲。君既爲府吏，守節情不移。賤妾留空房，相見常日稀。雞鳴入機織，夜夜不得息。三日斷五疋，大人故嫌遲。非爲織作遲，君家婦難爲。妾不堪驅使，徒留無所施。便可白公姥，及時相遣歸。」

府吏得聞之，堂上啓阿母：「兒已薄祿相，幸復得此婦。結髮同枕席，黃泉共爲友。共事三二年，始爾未爲久。女行無偏斜，何意致不厚？」

阿母謂府吏：「何乃大區區！此婦無禮節，舉動自專由。吾意久懷忿，汝豈得自由！東家有賢女，自名秦羅敷。可憐體無比，阿母爲汝求。便可速遣之，遣去慎莫留！」

府吏長跪告，伏惟啓阿母：「今若遣此婦，終老不復娶！」

阿母得聞之，撻牀便大怒：「小子無所畏，何敢助婦語！吾已失

恩義，會不相從許！」

府吏默無聲，再拜還入戶。舉言謂新婦，哽咽不能語：「我自不驅卿，逼迫有阿母。卿但暫還家，吾今且報府。不久當歸還，還必相迎娶。以此下心意，慎勿違我語。」

新婦謂府吏：「勿復重紛紜！往昔初陽歲，謝家來貴門。奉事循公姥，進止敢自專。晝夜勤作息，伶俜縈苦辛。謂言無罪過，供養卒大恩。仍更被驅遣，何言復來還！妾有繡腰襦，葳蕤自生光。紅羅複斗帳，四角垂香囊。箱簾六七十，綠碧青絲繩。物物各自異，種種在其中。人賤物亦鄙，不足迎後人。留待作遺施，于今無會因。時時爲安慰，久久莫相忘！」

雞鳴外欲曙，新婦起嚴妝。著我繡袂裙，事事四五通。足下躡絲履，頭上玳瑁光，腰若流紈素，耳著明月璫，指如削蔥根，口如含珠丹。纖纖作細步，精妙世無雙。

上堂拜阿母，阿母怒不止。「昔作女兒時，生小出野里，本自無教訓，兼愧貴家子。受母錢帛多，不堪母驅使。今日還家去，念母勞家裏。」卻與小姑別，淚落連珠子。「新婦初來時，小姑始扶牀，今日被驅遣，小姑如我長。勤心養公姥，好自相扶將。初七及下九，嬉戲莫相忘。」出門登車去，涕落百餘行。

府吏馬在前，新婦車在後，隱隱何甸甸，俱會大道口。下馬入車

中，低頭共耳語：「誓不相隔卿。且暫還家去，吾今且赴府。不久當還歸，誓天不相負。」

新婦謂府吏：「感君區區懷。君既若見錄，不久望君來。君當作磐石，妾當作蒲葦。蒲葦纫如絲，磐石無轉移。我有親父兄，性行暴如雷，恐不任我意，逆以煎我懷。」舉手長勞勞，二情同依依。

入門上家堂，進退無顏儀。阿母大拊掌：「不圖子自歸！十三教汝織，十四能裁衣，十五彈箏篴，十六知禮儀，十七遣汝嫁，謂言無誓違。汝今何罪過，不迎而自歸？」蘭芝慚阿母：「兒實無罪過。」阿母大悲摧。

還家十餘日，縣令遣媒來。云有第三郎，窈窕世無雙，年始十八九，便言多令才。

阿母謂阿女：「汝可去應之。」

阿女含淚答：「蘭芝初還時，府吏見丁寧，結誓不別離。今日違情義，恐此事非奇。自可斷來信，徐徐更謂之。」

阿母白媒人：「貧賤有此女，始適還家門。不堪吏人婦，豈合令郎君。幸可廣問訊，不得便相許。」

媒人去數日，尋遣丞請還。說有蘭家女，承籍有宦官。云有第五郎，嬌逸未有婚，遣丞爲媒人。主簿通語言，直說太守家，有此令郎君，既欲結大義，故遣來貴門。

阿母謝媒人：「女子先有誓，老姥豈敢言。」

阿兄得聞之，悵然心中煩。舉言謂阿妹：「作計何不量！先嫁得府吏，後嫁得郎君。否泰如天地，足以榮汝身。不嫁義郎體，其往欲何云？」

蘭芝仰頭答：「理實如兄言。謝家事夫婿，中道還兄門。處分適兄意，那得自任專！雖與府吏要，渠會永無緣。登即相許和，便可作婚姻。」

媒人下牀去，諾諾復爾爾。還部白府君：「下官奉使命，言談大有緣。」府君得聞之，心中大歡喜。視曆復開書，便利此月內，大合正相應。良吉三十日，今已二十七，卿可去成婚。交語速裝束，絡繹如浮雲。青雀白鵝舫，四角龍子幡，婀娜隨風轉。金車玉作輪，躑躅青驄馬，流蘇金縷鞍。齎錢三百萬，皆用青絲穿。雜絲三百疋，交廣市絳珍。從人四五百，鬱鬱登郡門。

阿母謂阿女：「適得府君書，明日來迎汝。何不作衣裳？莫令事不舉！」

阿女默無聲，手中掩口啼，淚落便如瀉。移我琉璃榻，出置前窗下。左手持刀尺，右手執綾羅。朝成繡袂裙，晚成單羅衫。晻晻日欲暝，愁思出門啼。

府吏聞此變，因求假暫歸。未至二三里，摧藏馬悲哀。新婦識馬

聲，躡履相逢迎。悵然遙相望，知是故人來。舉手拍馬鞍，嗟歎使心傷：「自君別我後，人事不可量。果不如先願，又非君所詳。我有親父母，逼迫兼弟兄。以我應他人，君還何所望！」

府吏謂新婦：「賀卿得高遷！磐石方且厚，可以卒千年；蒲葦一時紉，便作旦夕間！卿當日勝貴，吾獨向黃泉。」

新婦謂府吏：「何意出此言！同是被逼迫，君爾妾亦然。黃泉下相見，勿違今日言！」執手分道去，各各還家門。生人作死別，恨恨那可論！念與世間辭，千萬不復全！」

府吏還家去，上堂拜阿母：「今日大風寒，寒風摧樹木，嚴霜結庭蘭。兒今日冥冥，令母在後單。故作不良計，勿復怨鬼神！命如南山石，四體康且直！」

阿母得聞之，零淚應聲落：「汝是大家子，仕宦於臺閣。慎勿爲婦死，貴賤有何薄！東家有賢女，窈窕黠城郭。阿母爲汝求，便復在旦夕。」

府吏再拜還，長歎空房中，作計乃爾立。轉頭向戶裏，漸見愁煎迫。

其日牛馬嘶，新婦入青廬。奄奄黃昏後，寂寂人定初。「我命絕今日，魂去尸長留。」攬裙脫絲履，舉身赴清池。

府吏聞此事，心知長別離。徘徊顧樹下，自掛東南枝。

兩家求合葬，合葬華山傍。東西植松柏，左右種梧桐。枝枝相覆
蓋，葉葉相交通。中有雙飛鳥，自名爲鸞鴦，仰頭相向鳴，夜夜連五
更。行人駐足聽，寡婦起彷徨。多謝後世人，戒之慎勿忘！



孔雀東南飛 五里一徘徊



十三能織素



十四學裁衣



十五彈箏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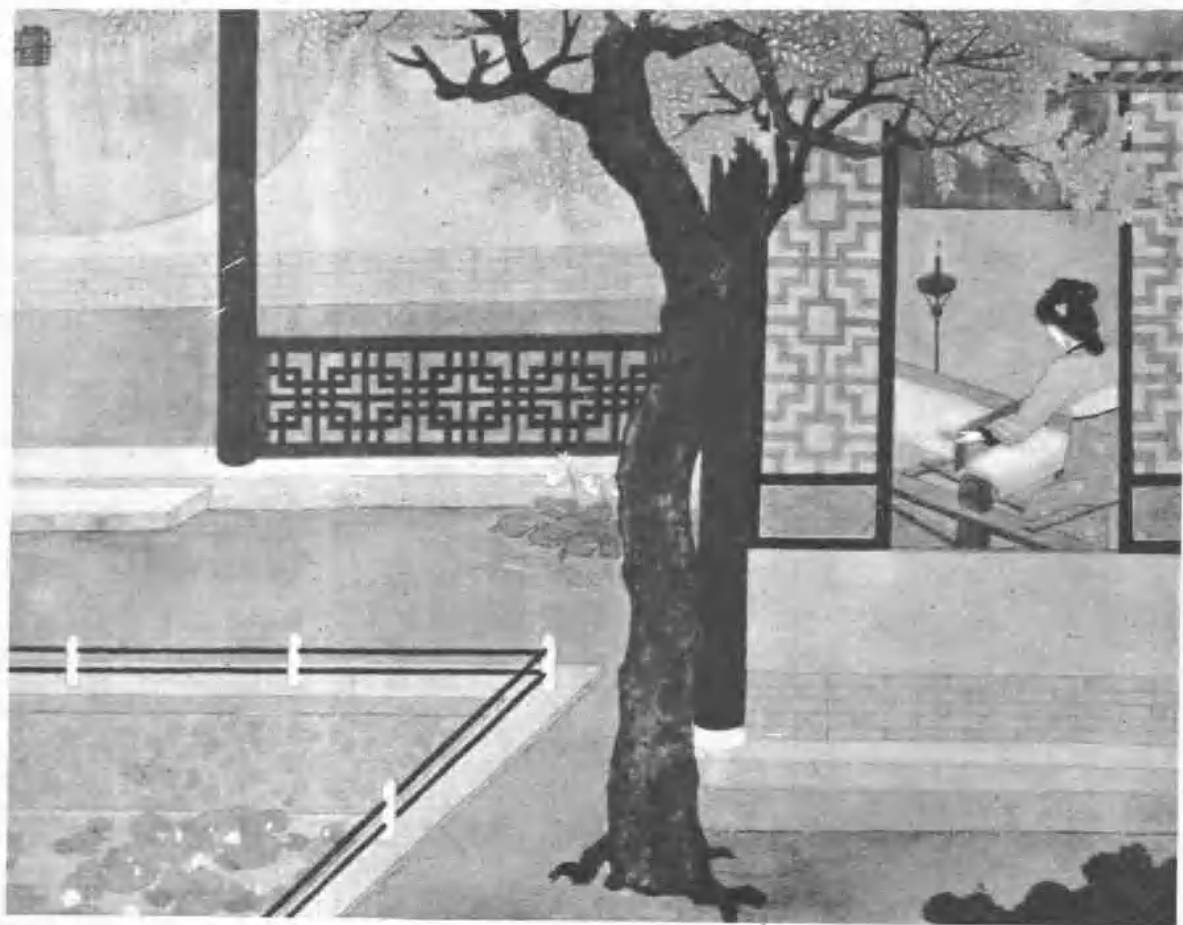
十大誦詩書



十七爲君婦 心中常苦悲



賤妾留空房 相見常日稀



雞鳴入機織 夜夜不得息